

曼殊小說集

蘇曼殊著

曼殊小說集

上海啓智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四版

全一冊定價大洋八角

曼殊小說集

著者

曼

殊

發行者

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
啓智書局

印刷者

上海法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
啓智印務公司

代售處

全國各大書局

蘇曼殊小說集 目次

斷鴻零雁記·····	一一九七
碎簪記·····	一一三八
天涯紅淚記·····	一一一〇
焚劍記·····	一一二四
非夢記·····	一一二四
絳紗記·····	一一三〇

第一章

百越考金甌山者，濱海之南，巍然矗立。每值天朗無雲，山麓葱翠間，紅瓦鱗鱗，隱約可辨，蓋海雲古刹在焉。相傳宋亡之際，陸秀夫既抱幼帝殉國崖山，有遺老遯跡於斯，祝髮爲僧，晝夜向天呼號，冀招大行皇帝之靈。故至今日，遙望山嶺，雲氣葱鬱；或時聞潮水悲嘶，尤使人愀愀憑弔，不堪回首。今吾述刹中寶網金幢，俱爲古物。池流清淨，松柏蔚然。住僧數十，威儀齊肅，器鉢無聲。歲歲經冬傳戒，願入山求戒者寥寥，以是山羊腸峻險，登之殊艱故也。

一日凌晨，鐘聲徐發，余倚剎角危樓，看天際沙鷗明滅。是時已入冬令，海風逼人於千里之外。讀吾書者識之，此日爲余三戒俱足之日，計余居此，忽忽三旬，今日可下山面吾師；後此掃葉焚香，送我流年，亦復何憾！如是思維，不覺墮淚，歎曰：『人皆謂我無母，我豈真無母耶？否否。余自養父見背，雖晝亮一

身；然常於風動樹梢，零雨連綿，百靜之中，隱約微聞慈母喚我之聲。願聲從何來，余心且不自明，恆結凝想耳。」繼又歎曰：「吾母生我，胡弗使我一見？亦知兒身世飄零，至於斯極耶？」

此時晴波曠邈，光景奇麗。余遂披袈裟，偕同戒者三十六人，雙手捧香魚貫而行。升大殿已，鵠立左右。四山長老雲集。香讚既闕，萬籟無聲。少選有尊證闍梨，以悲緊之音唱曰：『求戒行人，向天三拜，以報父母養育之恩。』

余斯時淚如綆縻，莫能仰視，同戒者哽咽不能止。既而禮畢，諸長老一

來相勸勉曰：『善哉大德，慧根深厚，願力莊嚴。此去謹侍親師，異日靈山會上，拈花相笑。』

余聆其音，慈悲哀愍，遂頂禮受牒，收淚拜辭諸長老，徐徐下山。夾道枯柯，已無宿葉；悲涼境地，唯見樵夫出沒，然彼焉知方外之人，亦有難言之恫。此章爲吾書發凡，均紀實也。

第二章

余既辭海雲寺，卽駐荒村靜室，經行侍師而外，日以淚珠拭面耳。吾師視余年幼，固已憐之，顧吾師雖慈藹，不足以殺吾悲。讀者試思，余殆極人世之至感者矣。

一日，余以師命下鄉化米，量之可十餘斤，負之行，思覓投宿之所；忽有強者自遠而來，將余米囊奪去，余付之一歎。爾時天已薄暮，孑孑獨行，至海邊，已不辨道路。徘徊久之，就沙灘小憩，而駭浪遽起，四顧昏黑。余躊躇間，遙見海面火光如豆，知有漁舟經此，遂疾聲呼曰：『請漁翁來，余欲渡耳。』

已而火光漸大，知舟已迎面至，余心殊慰。未幾，舟果傍岸，漁人詢余何往。曰：『余爲波羅村寺僧，今失道至此，幸翁助我。』

漁人搖手曰：『烏，是何言！余舟將以捕魚易利，安能載爾貧僧？』

言畢，登舟駛去。余莫審所適，悵然涕下。忽耳畔微聞犬吠聲，余念是間，殆有村落，遂循草徑行。漸前，有古廟，就之，中懸漁燈，余入蜷臥石上。俄聞戶外足音，余整衣起，瞥見一童子忽忽入。余曰：『小子何之？』

童子手持竹籠數事示余曰：『吾操業至勞。夜已深矣，吾猶匿頹垣敗壁，或幽岩密菁間，類偷兒行徑者，蓋爲此唧唧者耳。不亦大可哀耶？』

余曰：『少年英俊，胡爲業此屑小事？』

童子太息曰：『吾家固有花圃，吾日間挑花以售富人；富人倍吝，故所入滋微，不足以養吾慈母。慈母老矣，試思吾爲人子，安可勿盡心以娛其晚景？此吾所以不避艱辛，而兼業此。雖然，吾母尚不之知，否則亦必尼吾如是。吾前日見廟側有蟋蟀跨蜈蚣者，候此已兩夜，尙未得也。天乎，使此微蟲早落吾手，待鄰村墟期，必得善價；當爲慈母市羊裘一領，使老母雖於冬深之日，猶在春溫。小子之心，如是慰矣。吾豈荒儉市僧，盡日孳孳愛錢而不愛命者耶？』

余聆小子言，不禁有所感觸，泫然淚下。童子相余頂，從容曰：『敢問師奚爲露宿於是？』

余視童貌甚莊肅，一一告以所遇。童子慨然曰：『師苦矣。寒舍尙有空閭，去此不遠，請從我歸；否則村人固兇恣，誣師爲賊，且不堪也。』

余感此童誠實，諾之，遂行。俄入村，至一宅。童子開扉，復自闔之，導余曲折度迴廊；苑內百花，暗香沁鼻。既忽微聞老人語曰：『潮兒今日歸何晚？』余諦聽之。奇哉，奇哉，此人聲音也。及至廳事，則赫然余乳媼在焉。

第三章

余禮乳媼既畢，悲喜交并。媼一一究吾行止，乃命余坐，諦視余面；卽以手拊額，沈思久之，凄然曰：『傷哉，三郎也！設吾今日猶在彼家，卽爾胡至淪入空界。計吾依夫人之側，不過三年，爲時雖短，然夫人以慈愛爲懷，視我良厚。』

一別夫人，悠悠十數載，乃至於今，吾每飯猶能不忘夫人愛顧之心。先是夫人行後，彼家人雖遇我惡薄，吾但順受之，蓋吾感夫人恩德，良不忍離三郎而去。迨爾父執去世之時，吾中心戚戚；方謂三郎孤寒無依，欲馳書白夫人，使爾東歸，離彼獷獠。詎料彼婦偵知，逢其蘊怒，即以藤鞭我；斯時吾亦不欲與之言人道矣！縱情撻已，即擯我歸。』

媼言至此，聲淚俱下。斯時余方寸悲慘已極，顧亦不知所以慰吾乳媼，惟淚湧如泉，相對無語。余忽心念乳媼以四十許人，觸此憤懣，甯人所堪，遂強顏慰之曰：『媼毋傷。媼育我今已成立，此恩此德，感戴何可言宣！余雖心冷空門，今茲幸逢吾媼，藉通吾骨肉消息；否即碧落黃泉，無相見之日！以此思之，不亦彼蒼尙有靈耶？余在幼齡，恆知吾母尙存，第百思莫審居何許，且爲誰氏；今吾媼所稱夫人者，得非余生身阿母？奚爲任我子子一身，飄搖危苦，都弗之問？媼試語我，以吾身世究如何者。』

媼既收淚，面余言曰：『三郎居，吾語爾：吾爲村人女，世居於斯，牧畜爲業。嫁，隨吾夫子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其樂無極，甯識人間有是非憂患。村家夫婦，如水流年，吾三十，而吾夫子不幸短命死矣！僅遺稚子，卽潮兒也。是後家計日困，平生親友，咸視吾母子爲路人。斯時吾始悟世變，愴然於中，四顧茫茫，其誰訴耶？』

『一日，拾穗村邊，忽有古裝夫人，珊珊來至吾前，謂曰，『子似重有憂者？』因詳叩吾况，吾一一答之，遂蒙夫人憐而招我，爲三郎乳媼。』古裝夫人者，誠三郎生母，蓋夫人爲日本產，衣制悉從吾國古代；此吾見夫人後，始習聞之。

『三郎，卽夫人命爾名也。嘗聞之夫人，爾呱呱墜地，無幾月，卽生父見背。爾父生宗郎，舊爲江戶名族，生平肝胆照人，爲里黨所推。後此夫人綜覽季世，漸入澆漓，思攜爾託根上國；故掣爾身於父執爲義子，使爾離絕島民根性，

冀爾長進爲人中龍也。明知茲事有干國律，然慈母愛子之心，無所不至，乃親自抱爾潛行來遊吾國，僑居三年。忽一日，夫人詔我曰：「我東歸矣，爾其珍重！」復手指三郎淒聲含淚曰：「是兒生也不辰，媼其善視之，吾必不忘爾賜。」語已，手書地址付余，囑勿遺失，故吾今尙珍藏舊簾之中。

『當是時，吾感泣不置。夫人且錫我百金，顧今日此金雖盡，而吾感激之私，無能盡也。尤憶夫人束裝之先一夕，一一爲貯小影於爾果罐之中，衣篋之內；冀爾稍長，不忘見阿母容儀，用意至爲淒惻。誰知夫人行後，彼家人悉檢毀之。嗣後夫人嘗三致書於余，並寄我以金，均由彼婦收沒。又以吾詳知夫人身世，且深愛三郎，怒我固作是態，以形其寡德。怨毒之因，由斯而發。甚矣哉，人與猛獸，直一線之分耳！吾既見擯之後，彼即詭言夫人已葬魚腹，故親友鄰舍，咸目爾爲無母之兒，弗之聞問。迹彼肺肝，蓋防爾長大，思歸依阿嬈耳。嗟乎，既取人子，復暴遇之，吾百思不解彼婦前生，是何毒物？蒼天蒼天，吾豈怨毒他人者

哉？今爲是言者，所以徵悍婦耳。爾父執爲人誠實，恆念爾牛父於彼有恩，視爾猶如己出。誰料爾父執辭世不旋踵，而彼婦初心頓變耶？至爾無知小子，受待之苛，莫可倫比。爾爾今亭亭玉立，別來無恙，吾亦老矣，不應對爾絮絮出之，以存忠厚。雖然，今丁未造，我在在行吾忠厚，人則在在居心陷我。此理互相消長。世態如斯。可勝浩嘆！』吾媼言已，垂頭太息。

少須，媼尙欲有言；斯時余滿胸愁緒，波譎雲詭。顧既審吾生母消息，不願多詢往事，更無暇自悲身世，遂從容啓媼曰：『今夜深矣，媼且安寢。余行將子身以尋阿母，望吾媼千萬勿過傷悲。天下事正復誰料，媼視我與潮兒，豈沒世而名不稱者耶？』

旣而媼忽仰首，且撫余肩曰：『傷哉，不圖三郎羸瘠至於斯極！爾今須就寢，後此且住吾家，徐圖東歸，尋覓爾母。吾時時猶夢古裝夫人，旁皇於東海之濱，盼三郎歸也。三郎，爾尙有阿姊義妹，嬌隨孃側，爾亦將聞阿孃喚爾之聲。』

老身已矣，行將就木，弗克再會夫人；但願蒼蒼者，必有以加庇夫人耳。』

翌晨，陽光燦爛，余思往事，歷歷猶在心頭。讀者試思，余昨宵烏能成寐？斯時鬱伊無極，即起披衣出廬四眺，柳瘦於骨，山容蕭然矣。繼今以後，余居乳媪家，日與潮兒弄艇投竿於荒江烟雨之中，或騎牛村外；幽恨萬千，不自知其消散於晚風長笛間也。

第四章

一日薄暮，荒村風雪，蕭蕭徹骨。余與潮兒方自後山負薪以歸，甫入門，見吾乳媪背爐兀坐，手縫舊襖，聞吾等聲氣，即仰首視余曰：『勞哉，小子，吾見爾滋慰。爾兩人且歇，待我燃燭出鮮魚熱飯，偕爾晚膳。吾家去湖不遠，魚甚鮮美，價亦不昂；村居勝城市多矣。』

余與潮兒即將簞笠除下，與媪共飯，爲况樂甚。少選，飯罷，媪面余言曰：

『吾今日見三郎荷薪，心殊未忍。以爾孱軀，今後勿復如是。此粗重工夫，潮兒可爲吾助。今吾爲爾計，爾須靜聽吾言。吾家花園，在三春佳日，羣芳甚盛。今已冬深，明歲春歸時，爾朝攜花出售，日中卽爲我稍理亭苑可耳。花資雖薄，然吾能爲爾積聚；迄二三年後，定能敷爾東歸之費，舍此計無所出。三郎，爾意云何？』

余曰：『善，均如媼言。』

媼續曰：『三郎，爾先在江戶固爲公子，出必肥馬輕裘；今茲暫作花傭，亦殊異事。雖然，爾異日東歸，仍爲千金之子，誰復呼爾爲鬻花郎耶？』

余聽至此，注視吾媼慈顏，一笑如春溫焉。

歲月不居，春序忽至。余自是遵吾乳媼之命，每日凌晨作牧奴裝，攜花出售，每晨只經三四村落。余左手攜花筐，右手持竹竿，頂戴漁父之笠，蓋防人知我爲比丘也。躑躅道中，狀殊羞澀；見買花者，女子爲最多，次則村嫗耳。計余

每日得錢可二三百，如是者彌月矣。

一日，余方獨行前村，天忽陰晦，小雨溟溟，沾余衣袂。此日爲清明前二日，家家部署掃墓之事，故沿道無人，但有雨聲清瀝愁人而已。余紆道徐行，至一屋角，細柳之下，枯立小憩；忽睹前垣碧紗窗內，有女郎新裝臨眺，容華絕代，而玉顏帶肅，湧現殷憂之兆。迨余旁睇，瞬然已杳。俄而雨止，天朗氣清，新綠照眼。余方欲行，前屋側扉已啟，又見一女子匆遽出而禮余，囁嚅曰：『恕奴失禮。請問若從何方至此，爲誰氏子？以若年華，奚至業是？若豈不識韶光一逝，悔無及耶？請詳答我。』

余聆其言，心念彼女慧甚？無村豎態；但奚爲盤問，一若算命先生也者？殆故探吾行止，抑有他因耶？余惟僛立，心殊弗釋，亦莫審所以爲對。

良久，彼女復曰：『吾之所以唐突者，乃受吾家女公子命，屬必如是探問。

吾女公子情性幽靜無倫，未嘗共生人言語，顧今如此者，蓋聽若賣花聲裏，含酸

梗餘音。今晨女公子且見若於窗外，即審若身世，固非荒涼。若得毋怪我語無倫次？若非，「河合」，其姓，「三郎」其名者耶？」

余驟聞是言，愕極欲奔；繼思彼輩殆非爲害於余，即漫聲應之曰：「誠然。余亟於東歸尋母，不得不業此耳。尙望子勿洩於人，則余受恩不淺矣。」

女重禮余言曰：「謹受教。先生且自珍重。明晨請再蒞此，待我覆命女公子也。」

余自是心緒潮湧，遂快快以歸。

第五章

明日天氣陰沉，較諸昨日爲甚。迄余晨起，覺方寸中倉皇無主，以須臾即赴名姝之約耳。讀吾書者，至此必將議我陷身情網，爲清淨法流障礙。然余是日正心思念我爲沙門，處於濁世，當如蓮華不爲泥污，復有何患？甯省後此吾躬有如